

· 遇见 ·

温暖的际遇

马毅杰

前些日子,和老伴决定出趟远门,到广西北海涠洲岛看海去。出行的路线是:从我们居住的城市晋南临汾出发,乘动车到西安北站,接着转地铁到咸阳机场,再坐飞机飞南宁,然后往北海走。

到达西安北站时,正是中午饭点。吃什么呢?当然得选择当地特色小吃一尝。早先,这里的羊肉泡馍、肉夹馍、岐山臊子面,我们吃过多次,但油泼面还未尝过。我和老伴在车站周围转悠,终于寻到一家做油泼面的餐馆。

走进这家特色面馆,只见店内10多张餐桌挤满了人,还有客人不断进进出出。看到人们吃得有滋有味,我真有点期待。

我们来到服务台点餐。一位像是店主的年轻男子,微笑着问道:“要大碗,还是小碗?有什么忌口?”我一一告知。

等待20多分钟后,又一声叫餐号喊出。老伴说,下一个该轮到我了。我连忙竖起耳朵听。

可等了一会儿,却不见喊号,显然这个号和上一个间隔的时间长了点。我正纳闷,就在这时,刚才那位年轻男子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,径直走到我们座位面前,非常客气地说:“叔,婶,等急了吧?我让厨师把面多煮了会儿。”

原来,他见我俩上了点年纪,又是外地人,怕我们嫌面厚、硬,担心吃不惯,于是特意吩咐厨师多煮了会儿。

一股暖流顿时涌了上来。面还未吃,但这声“多煮了会儿”,却让心里已是热乎乎的。我连忙对他说:“谢谢您的关照!”

那碗面,吃得香美,别有滋味。带着惬意,我和老伴从餐馆走出,赶往咸阳机场。

西安地铁14号线西安北站站,候车的乘客很多。我俩上车时,车厢里还剩一个空座。我让老伴去坐,自己站在她身旁。

紧挨老伴座位的是位姑娘,戴着耳机,一直在低头忙碌地“刷”手机。

车开了,风驰电掣。几分钟后,这位姑娘才从手机屏上“拔”了出来,抬起头,那是一张白皙的鹅蛋脸,眼睛掩饰不住疲惫。她看了看周围的人群,似乎也关注到隔着她的拉杆箱站立着的我。她将耳机取下,放到小包里,然后从座位上起身,推着拉杆箱,在人群中穿插,往车门口移动。

这时,广播里传来报站声:“下一站,渭河南。”看来姑娘是要下车了。我坐到她的座位上,感觉运气真不错。

到达渭河南站,乘客上上下下,一座难求。很快,车便开往下一站秦宫站了。我看了会儿手机,觉得困倦,便抬

起头来。就在一扫眼的工夫,看到不远处的人群夹缝中,露出了刚才那位姑娘的半张脸。

“怎么?她没下车?”我低声对老伴说,“这姑娘也太心急了,哪有提前两站,就为下车做准备的?”

车到秦宫站停顿片刻,然后继续向前行驶,途经秦汉新城、长陵等站。我打了个盹儿后醒来。老伴拍了拍我,说:“你看,那姑娘还没下车。”我揉了揉眼,向车门方向看去,只见那位姑娘还站在那里看手机。

“这姑娘会不会是一门心思看手机,忘记下车了吧?”

“这种情况,也不是不可能。”距终点站还有几站,我接着闭目养神。这期间车厢内依然人头攒动,不见空座。

车继续向前。下一站,就是这条线路的终点站机场西站了。坐了几十分钟的我觉得有点累,这会儿是该站起来整理行李,准备下车了。

扫眼,怎么人群中还能看到那位姑娘?我有点好奇:难道,她也是到终点站?

蓦然间,我恍然大悟。莫非姑娘在我们上车后离座离开,就是专为我让座的?没错!肯定是!一股暖流像和煦的阳光,又一次温暖着我的身体。

转眼,车到达终点站。我向那位姑娘站立的方向看去,人群中隐约看见她正在下车。这时的我,多么想上前跟她道一声“谢谢”。可车厢内站满了人,实在迈不开腿。等我和老伴急着下了车找她,她早已融入茫茫人流中……

水网上的村庄

朱谷忠

前种植方向,他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前往其他村庄取经。经过反复比较,最终锁定了大棚蔬菜。可刚开始,大多数村民还是有疑虑。于是,村干部带头示范,每人认领一亩地。他们先从小拱棚种植黑冬瓜开始,又请来农技员指导,引进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。很快,10多个蔬菜品种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第二年,村民们纷纷找上门来,主动要求加入。到第三年,全村各处都搭起了大棚。现在,他们又以电商网络为平台,吸引城镇顾客……

看来,这个小村的人为了日子过得更好,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。

说来也巧,在村巷中边走边聊,遇到从镇上开会回来的一位村干部。他热情地对老郑和我说:“中午村里开展慰问活动,请60岁以上的老人在村部吃风味午餐。欢迎你们一起过来体验一下!”几番推辞不得,我们只得前往。踏进村部一看,老人们欢聚一堂,好不热闹。席间,居然尝到大棚种植的芦笋、韭黄,还吃了香甜的龙眼。

饭后,老郑又带我来到村中桥头的一座凉亭。亭内,摆有茶桶、纸杯,还有几张竹长椅;木柱上,竟还有供手机充电的插座。老郑说,这凉亭外边是行人必经之道。也不知多少年了,每到夏天,村里人便会轮流烧茶水放在亭里,免费供给路人。

说话间,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。不远处一只鹭鸶点水而去,瞬间水光潋滟,我的身心即刻滋生一种被水洒透的舒爽。我不由想到,眼前这一片土地,面积虽小,却因江河之兴,见证着岁月的嬗变……

虹关的墨香

洪忠佩

村,宋代肇基,聚族而居,耕读传家,以千年古村的底蕴和风貌,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样本。历史上,它以墨业走向繁盛,所产徽墨深受书画界人士青睐,享有“落纸如漆,万载存真”的美誉。

早在明清时期,虹关已是徽墨的主要产地。据《清代名墨谈丛》记载,婺源墨铺在百家以上,仅虹关詹氏一姓就有80多家,在数量上远远超出歙县、休宁造墨家,在徽墨中是一大派别。虹关走出了一批詹姓墨业名家,他们开设的墨铺墨号,遍布大江南北。随之而来的,是给家乡带来的变化——筑宅建祠、修桥铺路、崇儒励学、重教兴学。

循着墨香,我走进了虹关村的深处。虹关村四周,有后龙山、天井山等山环绕。一条徽饶古道穿村而过,当地人称其为大路。大路两边,成街成巷。永安、风华、如意、书院、添丁、守俭、大有等20多条街巷,宛如村庄的经脉,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。街巷里,曾经一家挨着一家的,是墨铺、客栈、茶楼、酒肆、米行、布店、豆腐坊……不难想象,历史上的虹关村是多么热闹,人来人往,车马不断。我回想着历史,再去看看古道上的车辙遗迹,感觉那青石板中的凹槽瞬间变得生动起来。

而在大路街口,曲径通幽处,墨商的大宅鳞次栉比。那些石库门坊、砖雕门罩、飞檐翘角,十分规整、精美。抬头望去,高耸的马头墙像嵌入蓝天白云之

中。仅清代制墨名家詹成圭一家,就建有留耕堂、玉映堂、愿汝堂、虑得堂。那粉墙黛瓦之中的天井、堂前等等,像是被时光熏染过一般,浓淡不一,如水墨恣意的色调。那月梁、雀替、窗棂、隔扇上的“八仙人物”“桃园结义”“松鹤同春”“一诺千金”等雕饰,精雕细刻,既含蓄内敛,又不拘一格,美不胜收。

“心作良田一生耕之不尽,书为恒产百世留之有余。”在留耕堂里,我看到这样一副联文,分明倡导的是世代耕读传家之风。地方志和谱牒上的文字告诉我,詹成圭的子孙既是制墨名家,也是行善尚义之人:詹成圭之子詹若鲁“尤崇儒重道,值贫而力学者必助”,其孙詹国淳对“族中子弟不能读者,公造就以至于成名”……这是墨业世家一代接力资助教育的善举。像他们一样,热心公益的墨商在虹关不在少数。

而那些长期在外地从事墨业的虹关人,也一直没有忘记家乡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,羁旅在外的詹佩弦,用一张村口古樟的照片征稿,并刊印成书《古樟吟集》。书中收录的诗文,每一篇都流淌着乡愁。看到村口古樟的照片,就像是看到了故乡。读一读写家乡古樟的诗文,也就是在读家园厚土。

与留耕堂的楹联相对应的,是虹关的读书风气之盛。曾经的省吾书院、登瀛书屋、吟香书舍以及犁把馆,都给出了印证。村中科考从仕者和归隐的文士,则给后人留下了《赐绮堂集》等30多

部著作。

在虹关村行走,我一次次踏进那些宅院,读到了它们的历史,也见证着它们的新生。修缮过后的古宅庭院,在徽派建筑中融入现代元素,实现了活态保护利用。有的修缮后成了乡贤居住的房屋,有的被改建成民宿,还有的成了徽墨制作技艺的体验作坊。

沿着村中的鸿溪走,我在虹关水口依然能感受到“龙门关水口,马石峙源头”的意境。是青山绿水,以及经年的墨香,共同滋养着虹关古老而清新的风貌。水口溪畔,那根深叶茂的千年古樟,只是虹关古树中年龄最大的。百年或数百年的树木还有银杏、枫香、楠木、桂树、榉树、红豆杉等。所有上了年纪的树木,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“身份证”——名木古树标识保护牌,上面,编号、科属、树龄以及保护等级一应俱全。每一块保护牌的背后,是无数关注名木古树的目光。

我伫立在树荫下眺望村庄。慕名而来写生的师生和他们笔下的虹关村,许多制墨名家的过往和热爱家乡的情怀,交织一起向我涌来。那久远年代中倡建的路桥、茶亭、水坞、长生圳……仍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延伸。

耳边,传来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和蛙叫声,那是村庄自然的音乐。乐章中,枕山面水的虹关村,氤氲着一片水墨意境。鸿溪从村中穿过,溪水中流淌不息的,是缕缕墨香。



中国美术馆藏。《中国画《黄山散花坞》,作者刘海粟。

大地

前不久,应好友老郑邀约,去他的老家走走。这是福建莆田沿海一个叫东墩的村子,今天,当地人仍习惯称之为土墩村。初听村名,我想到,这个村子或许和土关系密切。谁知来到村子,下车一看,水波潋滟,错落的民居、芳草萋萋的小公园和沿沟道的观景线,映入眼帘。原来,土墩是个水乡。

老郑一路拍摄了开花的菖蒲、嬉水的鸭鹅……好久才想起了我。回过头来,他得意地对我说:“这就是我老家,闽中木兰溪下游临海的一个地方。溪流到此,有时分出了沟,还蓄成了塘。那沟沟汊汊,织成了一张水网,许多人家就在这水网上生活。”

我点头称赞,却又有些纳闷:“老郑,你跟我认识这么久,怎么今天才带我这么好的地方?”

老郑哈哈一笑,说:“过去,我哪敢请人过来?敝村历来因水害困苦不堪,‘贫穷’二字怎么也甩不掉呢!”这些年来,木兰溪全域治理成功,下游的村庄生态得以日益改善,终于显露出一番滨海风貌。

进村入村,只见村子依水而建,蔬菜大棚比比皆是。走到哪里,都能听见鸟鸣声、流水声。秋风吹过,果香、花香沁人心脾……想起老郑提到村子过去的窘况,真有一种时空转换之感。

老郑的话越发多了起来。他说,过去,这里的泥土中含碱,人们以种芦笋和非黄为生。这里的芦笋俗称绿笋,与五花肉同炒,清鲜爽口。韭黄嫩而味美,许多外地人都喜欢食用。

老郑接着讲起了故事。前几年,村里人开始在耕地轮作上动脑筋。为找

山野之秋

叶剑秀

秋天真实地来了。

赏景、品秋是每年少不了的秋游规划。豫西鲁山县山区,地处伏牛山东麓,风光旖旎,秋景宜人。收获的季节,晶亮丰美的山野间硕果,令人心驰神往。

朋友说他的远房表哥就生活在山里,那里漫山遍野的山果可以随意采摘。于是相约驾车奔着几十公里外的山野而去。

进山的乡村公路虽蜿蜒起伏,但路况极好,沿途风景如画。终于到达目的地,朋友的表哥王哥已经在村口等候。五年来岁的王哥是个敦实爽快的山里汉子。王哥的家就在不远处,两层小楼,独门独院。庭院铁栅栏的矮墙上爬满梅豆、丝瓜的青藤。几丛成熟的梅豆,青衣紫衫,成串亮相,引来蜜蜂飞舞忙碌。门前一条小河流过,一块规整的稻田散发着谷禾清香,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。

王哥说,咱们上山打山枣去。山里人管采摘山枣叫打山枣,既生动又形象。

坐上王哥开的农用三轮车,我们出发了。豫西山区秋色如画,我们仿佛在画里穿梭,一时间竟忘了山路崎岖颠簸。

三轮车在一个山坳里停下。前面都是小道,我们下车步行。

一条瘦瘦的石径,时隐时现于葱茏的绿色画廊中。微风从头顶掠过,仿佛能听到宛洛古道上车轮和马蹄的声响。踩在被光阴淹没的石路上,忽然有了古风古韵的感觉。穿过一片树林,眼前开

阔起来,满目的山野风光,点亮了山间的美妙秋色。

王哥对这一片十分熟悉。他边走边说,这里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很适合果树生长,结出的果子皮薄脆甜、味道纯正。山顶有几座瞭望台,据说是古时为看护山林果树建造的。新中国成立后,山上仍种植有大片果树,后来分到各家各户,但当地人不在乎这仨核桃俩枣,所以疏于打理。现在能找到的大多是野枣树。

翻过一道山岭,王哥停下来,手指不远处说,那边的沟畔上有两棵野枣树,咱们过去看看。走到近前,我们仰首望去,树上成串的枣儿玲珑闪光,俯身捡拾几粒跌落在地的枣儿,尝一口,果然脆甜。可惜的是,树下荆棘丛生,又在沟畔,打下来的山枣不好收拾。

我们继续寻找。又行一程,在一处山梁的草丛中,三棵大腿粗的枣树出现在眼前。山野的秋风飒飒作响,树上的山枣身穿红绿衣裳,一串串轻盈摆动。

王哥拿出布单展开,吩咐道,你们扯住四角,铺在树下。我们把两条布单围着枣树铺开。说话间,王哥爬上树,躬身伏在主干高处,抱紧树干,使劲摇晃。顷刻空中下起彩虹雨,玛瑙似的山枣翻着眼头纷纷落到布单上。

太阳偏西,王哥一迈腿坐在三轮车的驾驶座上,我们满载而归。车上,载着豫西山野满眼的秋光和脆甜的山枣。

团圆的味道

谭鑫

“大火!”一节节干柴被依次递进灶膛,火舌直舔锅沿,刹那间,厨房灯火通亮。

约莫一个小时后,等厨房有米饭的香气溢出,外婆会将手背放在甑子盖子上顶部试温。如果能感受到甑子内部涌动的热气,外婆便会说:“上气了!”这预示着,糯米已经蒸熟,即将迎来下一道工序。

严格意义上来说,每年第一口新糯米的品尝者,是外公由一块石头开凿而成的碓窝。在那里,糯米将完成称呼上的变化——从糯米到糍粑。

待滚烫的糯米倒入碓窝中,周围的人便一拥而上,人手一根洗净的新鲜竹子,朝着石窝里的糯米连捶带挤,手力往石窝使,脚步围石窝转。

幼年时,这样的时刻,我都是围观,只需静静等到糍粑出落。待到年岁渐

长,则会接过竹棒加入其中。新手上场,必是施着蛮劲猛敲乱打。直到家人喝止或力气将尽,才会停下来,开始遵循规律——重刺、轻转、速扯、身移,一群人朝着一个目标使劲。

等到石窝里的热气即将散尽,此刻粒粒分明的糯米已化成细腻黏糯的糍粑。只消一声“起”,一整个白白的糍粑团便被握竹棒的人一挑而起。外婆拿来盆子接过糍粑团,端到桌上。接下来,糍粑团便由外公和舅舅接管。为防止糍粑粘手,他们在手中抹了菜籽油或熟蛋黄,耐着糍粑烫手的余温,将其细细地揪搓成团,递到争相伸到眼前的手中,或一一堆叠在碗里。

我接过的糍粑,仍有些烫手和粘手。舅舅端来一碗黄豆面,那是秋天成熟的黄豆,炒熟碾粉后,饱含馥郁的谷